

魏

書

(下)

中華書局印行

魏書卷六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氏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卽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重。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揭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縣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擾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龍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氏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鷺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鷺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括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數等。靈珍走奔漢中。高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龍剋濟。鎮捍以德。文人威惠既宣。寔尤遠寄。故勑受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擊破之。靈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實。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詰慶賓。告曰。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卽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脫矜慤。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曰。爾弟逃亡。何故妄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鶩羣飛入城。與鵠爭巢。五月大霖四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珣等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繪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數息服。世宗之能任崇也。肅宗踐祚。襄之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蕭衍遣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綺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軍以戍歸之。崇

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破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翻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破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租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破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棟。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鑿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微萬祀者也。故孔子稱魏魏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彝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徙取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驚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爲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壻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

議下絕戶素之諱。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反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還鄉飲教，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斂，家資巨萬。管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鄙，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構逆，遣都督臨淮王剋時除翦。居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衄。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寇連恆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彊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責鎮壓，恆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感。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貴。朕于時以舊典難革，

不許其請。章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總督三軍，揚旌恆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爾。以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懲負聖朝，於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擊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威日。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鑒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淵。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封法僧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除改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爲征虜將軍、驃騎將軍。尋遷後將軍，爲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斬蕭衍龍驥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加鎮東將軍。尋出爲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賣其地，廣興第宅。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贈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世哲弟神軌，受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

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惟崔、鄭儼爲雙。時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營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闢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余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候駕於河陰，仍遇害焉。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卽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休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卽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冲甚奇之，迎爲館客。冲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寛和雋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峻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蠶。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三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矩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渠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卽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蠶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炳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炳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怡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辟，勞賚綏慰百姓，怡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爲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禱。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在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破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破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雜物亮至，破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破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破石旣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一二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田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尙住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裴生，卽住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玉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居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捐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

甫乃登陟及平破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嗟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當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闕天而求其博哉今勸人其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彊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

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贈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等於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

乾亨定武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破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寮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許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龍右行臺令人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肅宗末荊蠻侵仄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破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

敬默弟隱處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高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途

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勅光韶兼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勅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臺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傳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宋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傳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軍俄遷廷尉卿時祕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雋侍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客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慾多諸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

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爲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憤之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閭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第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卽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之刺史旣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平檢光伯請解率禮不行請宜許遂以明道教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爲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蹙迫小弟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繫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魏書卷六十六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李崇傳崇上表○臣人龍按崇此表北史作邢邵所上其文大同小異

魏書卷六十六考證



魏書卷六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鄉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驥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涼闈。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輶中雌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同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

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閭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感夏末返荆蠻狡猾。征人淹久。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輶事。羣生憔悴。莫甚於此。亦賈誼哭數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敵。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感。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斂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通董賢之感。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斂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詐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穀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武丁用熙。自比鵠鵠巢於廟殿。棲鷺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憊。莫此之甚。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肇誠。惟新聖道。節夜

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渝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渝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姪。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數至剖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傳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改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憲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

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王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豐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備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規重仞。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盡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謹。不言王未聞。思鬱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謹。不言王親爲宰輔。后猶御武。惟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侍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躬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葦涼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鉢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紓屈鑿驚。降臨閨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盡。欣遇懶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己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督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美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聞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爲鼯鼬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闢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闈面接宮廟舊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蹟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聞生萬祀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與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遺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恆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鑿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益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宣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險以柔

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峻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飾麗丹青人心所祗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恆盡誠潔豈左右嫋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憚或忘慎非飲酒茹蠶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輿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神竈之明尚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望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龍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廟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感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瞻眺周見山河以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寶輕根靖寒躁君恭己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雕繪漸起紫山華臺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蠶汙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遜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轔關峭嶮山路危險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潤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蠭蠭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輒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與罪廝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貨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

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處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勢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鷺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不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鷺在梁。解云。齊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鷺鷀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琦惡鳩。賈誼忌鶴。鷺鷀整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饗養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鑑。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鳩。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僵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薨。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義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

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租喪建春門

勳。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勳弟。損儀。同開府主簿。勳。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例降。

將爲逆賊崔景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子權太尉參軍事。

勣武定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棄食終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二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還給事中兼祠部郎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軍邢繼討之以鴻爲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閑以閼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核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龕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華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概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爲司徒長史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嗣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

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指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

曷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層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

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

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

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

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

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

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

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

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

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繩

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

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儻并冀之民懷寶之

土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

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

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氣穢威垂四紀而寰宇一

同儕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

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

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與滅之形用兵乖會之

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略失所宣

審正不同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

格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徽武承天應符

屈己則道高三五顯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石渠美深

白虎至如導禮草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

白虎至如導禮草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穆茲寒暑而況愚臣

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爲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輒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皇微志乃得上聞奉勅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懇惄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顧家風式繼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

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鵠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爲宕昌使主還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爲諸州造仗都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貞

子茲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爲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經史州辟主簿

子鐸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崔光傳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臣人龍按唐史臣所作晉書載記大都出於此書。

魏書卷六十七考證

